

越 剧

海 菊

言 秋 士 編 剧

东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海 菊

(越 剧)

言 秋 士 編 剧

东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1959年·杭州

下：「妇女号」首次下海（尾声）
上：方菊英在机帆船上（第八场）



剧 情 簡 介

这个剧本是写舟山某海島上青年妇女向海洋进军的故事。方菊英是个敢想、敢说、敢做的姑娘，她响应党的“爭取漁业丰产”的号召，在妇女中头一个出海。出海前——在家里受到母亲的多次阻攔；出海后——在海上又受到保守者的种种非难。由于她高度的觉悟、頑强的意志、刻苦的学习精神，在党的支持和群众的帮助下，终于克服了重重的困难，学会了航海，学会了生产技术，为妇女們做了一个出色的榜样。

剧本具有濃厚的海洋生活气息，反映了漁区人民在大跃进中的英雄行为。

人 物 表

方菊英 十九岁，共青团員，下海前是后勤生产能手。

杏 娣 十八岁，共青团員。

大 春 二十二岁，共青团員，机帆船船員。

吳阿康 四十二岁，共产党員，机帆船老大。

錢書記 四十多岁，社党支部書記。

和法叔 六十岁，大春杏娣的父亲，机帆船副老大。

富 根 四十岁左右，机帆船輪机手。

海 龙 二十四岁，共青团員，机帆船船員。

双 喜 二十六岁，机帆船船員。

阿 来 十六岁，机帆船船員。

方大媽 五十岁，菊英母。

宝珠媽 四十五岁，宝珠母。

彩 琴 二十岁，漁村姑娘。

梅 芳 十九岁，漁村姑娘。

小 蘭 十四岁，漁村姑娘。

宝 珠 十七岁，漁村姑娘。

群众若干人。

1957年春，浙江沿海漁区的某一个島嶼。

東海波瀾滔滔，長空白雲片片。晨霞一抹，微透藍天；海鷗掠水，展翅飛翔。

一朵鮮艷美麗的海菊花突出地生長在海礁上，她不畏風吹浪擊，屹然挺立，顯得無比的頑強、勇敢和沉着。

序 歌

萬里晴空千層浪，
浩浩東海閃金光，
東海面上一枝花，
開得鮮艷又茁壯。
不怕暴風和巨浪，
冰里霜里更堅強，
年年月月開不敗，
越開越盛越光芒。
岸上靈芝海上栽，
此花名叫海菊花，
海菊花呀海菊花，
你是大海的野姑娘，
四海龍王見你怕，

漁民為你來歌唱。
歌唱你的美麗，
歌唱你的堅強！

第一場

〔初春，紅峙島海灘一隅。〕

〔清晨，薄霧彌蒙，碧海無波，漁村分外寧靜……。有輕盈的歌聲從海面傳來。歌聲：

茫茫無涯大海洋，
海底龍宮百寶藏，
三月清明黃花汛，
黃花魚兒閃金光；
浪花飛揚魚群旺，
船頭樂壞柯魚郎……

〔歌聲中富根、阿來拿着工具經過沙灘。〕

阿 來 听！富根叔，誰在海上唱歌？

富 根 天才蒙蒙亮，哪里会有人在海上唱歌。

阿 來 不信你听听，（諦听）还是女人的声音！

富 根 女人的声音？（有意打趣）哦！我明白了，
这一定是东海龙宫里的龙女。

阿 來 东海龙宫里的龙女？

富 根 唔，那龙女呀，清早起来到海面上游玩，
忽然看見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漁民，她心
里一高兴就唱起歌来了！

阿 来 哪里会有这种事？

富 根 怎么会没有！那个青年渔民呀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，肩上背着一捆网绳，他呀，还跟在我身旁呢！

阿 来 （恍然大悟）好呀！原来你在讲我！

富 根 你呀，真是孩子气，自古以来妇女不能下海，怎么会有女人在海上唱歌！走吧，找和法叔去。

〔富根、阿来欲走，歌声又起。〕

阿 来 听，又唱了。

〔歌声：〕

姑娘也有凌云志，
去向海洋闖一闖，
浩浩蕩蕩闖大海，
撈起金銀堆滿倉，
大海若敢興風浪，
直搗海底擒龍王……

阿 来 咦？好像是菊英的聲音！

富 根 咳！真象菊英的聲音。

阿 来 她怎么会在海上？

富 根 唔，一定是前几天錢書記那句話引起的。

阿 来 什么話？

富 根 这几天她鬧着下海。走吧！（与阿来同下）

〔方菊英駕着舢板蕩漾而來。〕

方菊英 (唱)手搖大櫓咿啞响，
船兒如飛浪花揚，
推一櫓來扳一櫓，
搖呀搖到海灘旁。

(跳上沙灘用手掠了下額前的短发，對着被馴服了的舢板感到喜悅和驕傲，天真地噓了口氣)
嗨！你呀，再調皮也要聽我的話，要你向東就向東，要你向西就向西，明天叫大海也要聽我的話。

[這時，一輪旭日露出海面。霎時，紅霞滿天，耀眼欲花。

[菊英跑上山坡，環顧着四周，胸襟是那樣開朗。

方菊英 (唱)太陽出來萬道光，
漁村一片新氣象，
百鳥齊鳴花齊放，
海鷗展翅撲海浪，
海鷗海鷗沖天飛，
飛向北京懷仁堂，
飛到毛主席的身旁，
請你輕輕的對他講：
東海有個漁家的姑娘，
她立誓要下大海洋。

[杏娣上。邊走邊喊着“菊英”。

[菊英聞聲藏躲一旁，等杏娣找來猛地吓她一跳。

杏 娣 好呀！我一下床就到你家找你，大媽說你一早就出去了，我就猜到你一個人先來了。

方菊英 还好意思說，你呀頭都快困扁了。

杏 娣 （賭氣地）为什么不叫我一聲，我們訂的互助公約你不遵守，還說我呢！我走了，你一個人去搖吧！

方菊英 好了，好了！这么大的姑娘，還……

杏 娣 （頑皮地）哎！嫂子！

方菊英 呸！

杏 娣 呸什麼，迟早总有一天！

方菊英 誰听你嚼舌頭，走，搖船去。

杏 娣 噲！倒真象一個女老大呢！

方菊英 （开玩笑地反詰）不象嗎？（做了個老大的動作）

杏 娣 有這樣一個老大，櫓還沒有搖，她就掉下水了，我實在怕碰到那個老大。

方菊英 死了頭，怕淹死就不要下海，你把我看扁了！

杏 娣 哼，嘴硬骨頭軟，那一天要不是我偷偷的幫你把衣服烘干，濕淋淋的象只落湯鷄，給你姆媽看見不罵你才怪呢！

方菊英 罵就讓她罵，搖船還要學。天下無難事，只怕用心人，今天你看看我的技術。

〔她們正打算上船，大春从后面上来，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头，向水面抛去，水花濺在兩人身上。〕

杏 娣 啊呀！（拂水）

方菊英 哪个調皮鬼，濺了我一身水？

大 春 （突然出来）是我！

杏 娣 哥哥是你呀！

方菊英 看，衣服都打湿了！

大 春 好，我給你揩干。

杏 娣 哥哥，我借块手帕給你。（扮了个鬼臉）

大 春 小鬼！菊英，你搖船学得怎么样？

方菊英 学会了。喏，（指杏娣）还收了个徒弟呢。

杏 娣 唔，菊英的技术可好呢！

（唱）紅峙社有个女老大，

她的技术真不差，

櫓兒滑上又滑下，

船兒不听她的話，

忽然扑通一声响，

老大翻在船底下，

吃飽海水爬上岸，

你說她搖船的技术差不差？

〔菊英、杏娣追逐，被大春擋住。〕

大 春 （唱）真不差，真不差，

这是她故意来玩耍，
只因为天热太阳晒，
船上热坏了女老大，
跳下水去洗个澡，
回到岸上多凉快！

方菊英 呸！

(唱) 調皮鬼，說鬼話，
狗嘴里不会長象牙，
我立志下海学技术，
撑船搖櫓决心大，
困难吓不倒有心人，
翻下水去也不怕，
小小舢板虽倔强，
到底还是听我的話。

大 春 菊英，說真的，妇女能下海，生产上劳力
不足的现象就好解决了。

方菊英 我早就有这个打算了。錢書記常常說要想
尽一切办法挖掘潛在力量，妇女若是下海
去这潛力还小嗎？

大 春 你同錢書記談过沒有？

方菊英 談过了。他說要研究以后才能决定。

大 春 我看沒有問題。現在社里最大的問題就是
人力不够，最近不是又到了一对新的机帆
船嗎？

杏 娣 菊英：等錢書記县里开会回来，一定要他批准我們下海。

大 春 算了，你就不要去吧。几滴海水濺在身上就这样大惊小怪的，在海上要是一个大浪打来，就只会哭了；

杏 娣 吓：一个大浪也想把我打哭，眼泪沒有这样多！

方菊英 大春：听说这一水黄魚发得很旺。

大 春 是呀！

(唱) 春汛中，魚群旺，
黄花魚兒挤破網，
近洋生产誓师会，
热情高涨斗志揚，
只可惜我們人力受限制，
缺少船只把網張，
若再增加几对机帆船，
加强人力出海洋，
春汛旺季干一場，
定可以超額完成生产量。

方菊英 (唱) 机帆船扣魚产量高，
經得起暴风与巨浪，
社里早就有打算，
把木帆船全部来改裝，
群众投資热情高，

妇女們积极性更高漲，
妇女号，机帆船，
資金已送到造船厂，
人力不够更无妨。
妇女出海有力量。

杏 娣 哥哥，你們就要出海了。

大 春 是的，等錢書記县里开会回来就出海。

方菊英 大春，等錢書記回来，一定要他批准我們，跟你們一同下海去！

大 春 好，我欢迎你們。

杏 娣 你欢迎，你知道阿伯欢迎不欢迎？

〔富根同和法叔、阿来、海龙等上。〕

大 春 嚟，阿伯来了。

杏 娣 阿伯！

方菊英 和法叔，富根叔。

和法叔 你們在做么什？

杏 娣 阿伯，沒有做什么。

和法叔 早飯还没有吃，大清早就跑到这里来！

（看見舢板）啊，誰把小舢板弄到这里来的？

方菊英 我。

大 春 阿伯，菊英她們在学舢板，練好舢板好下海。

和法叔 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）什么？

方菊英 和法叔，春汛到了，听说船上人手不够，我想下海去参加生产，你看好不好？

和法叔 嘘，倒新鲜！富根你听听，真叫年轻人不知天多高，海多深：妇女下海，不怕笑坏人家下巴：哈哈……

富 根 菊英，你们妇女要想下海呀！

(唱) 除非是四海龙王上了天，

海底朝天海水干，

小对拦起沙滩边，

帆船生脚装轮盘，

黄鱼自己爬上岸，

乌贼海蜇晒成干。

和法叔 菊英呀，不是我和法叔倚老卖老，你这个打算真是异想天开！

(唱) 自古雌鸡不报晓，

雌马不能上战场，

妇女下涂涂要坍，

妇女上船船要翻，

从来妇女不下海，

妇女下海鱼不旺。

方菊英 和法叔，你这是老思想看不起妇女。

和法叔 好好好，你这个新思想。想下海，哈哈，恐怕钱书记也不会同意吧！

杏 娣 阿伯，钱书记说过等妇女号机帆船造好

了，還要我們婦女自己去開呢！

和法叔 小丫頭，口氣倒不小！連個小舢板都不會搖，還想開機帆船！

方菊英 和法叔！

（唱）莫把婦女太看輕，

撐船搖櫓早學成，

今天馴服了小舢板，

明天下海開機輪，

（跳上舢板飛快地搖了出去）

大櫓一擺船如飛——

富 根 好呀！媳婦在公公面前顯本領了！

群 眾 和法叔你輸了！

杏 娣 菊英，快搖回來！

方菊英 來啦！（搖到原處跳上岸來）和法叔！

（唱）你看我搖船能不能？

海 龍 菊英，你這一軍可把和法叔將住了！

大 春 阿伯，你輸了！

和法叔 不過——唔，海洋上不比這裡小沙灘！

杏 娣 阿伯，慢慢鍛煉嘛！

和法叔 嘿，你也跟着瞎胡鬧！阿伯幾十年老經驗還不及你們黃毛丫頭！

大 春 老經驗？老保守！

和法叔 啊！小鬼，大小都沒有了！

海 龍 和法叔，我們社里這許多婦女勞動力，要

是真的下海呀，生产上的作用可真不小呢。

阿 来 是呀，錢書記不是說过要挖掘妇女潛在力嗎？

和法叔 咳！你們这些年輕人呀，听到风就是雨，老古話“妇女上了船，魚蝦不見面”，吃船上飯的人人都知道，富根你說是不是？

富 根 是呀！女人嘛生来是女人。菊英呀，照我看还是早点同大春結了婚，讓和法叔早点抱孙子倒是正經；下海捕魚不是你們的事；哈哈……

〔众嘩笑。菊英又气又窘。〕

和法叔 好了，好了；大家去把春汛的准备工作再檢查一下，等錢書記、阿康他們回来可以出海。走吧！

〔众人紛紛下。〕

大 春 阿伯真是個老腦筋！

杏 娣 菊英，你說……？

方菊英 我可不听这一套；就是泰山攔路，也阻擋不了我下海的决心。杏娣，搖船去！

杏 娣 走！

——幕 下